

辭于遠人遠謂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卷人新曰東

天子立人

作名

是曰淑人之丘

乙丑

天子東

征舍于五鹿叔姓思哭思哭是曰女姓之丘

因以名

丁卯

天子東

征鈞于溧水以祭淑人

是曰祭丘已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溧水之上

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未詳癸酉天子南征至

于淮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於因氏

因天

子乃鈞于河以觀姑蘇之木

姑蘇大木也山

千里生淮達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

名天

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口祥祠畢哭

上云王

臣姬

長

亦同也此終憩于翼氏周己卯天子西濟于河翼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名地於是禋祀除

始樂素服而歸

居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

南癸未至於野王

今河內縣

甲申天子北升于大

北之墜

此太行山也

而降休于兩柏之下

柏也天

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

之士莫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

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

其新言

君之有益者

莫忘更求新人

天子哀之乃又流涕

問

詣愈更

是日輶己未乙酉天子西絕餅墜

餅

是

日輶己未

乙酉天子西絕餅墜

餅

漢武帝內傳

孝武皇帝好長生之術常祭名山大澤以求

神仙元封元年甲子祭嵩山起神宮帝暮七

日祠訖還至四月戊辰帝夜間居承華殿

東方朔董仲舒侍忽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

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

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昆山來

昆山也語帝

曰聞子輕四海之尊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

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百日

清齊不閑人事

不

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也帝下席跪諾言訖忽然不知所在帝問

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室玉女

常傳使命往來搏桑出入靈州交闊常陽傳

言玄都阿母昔以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

使領命錄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

齊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至七月

七日迺脩除官掖之內設座殿上以紫羅爲

地燭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帳然九光之燈設

五門之橐蒲桃之酒躬監肴物爲天官之饌

帝著盛服立于陛下就端門之內不得妄有

海四

山之坂一云築已遊子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城鹽池今在河已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寔

井新之山吉日癸巳

輪之陞今於播西南應乃宿于虞

虞國名本太陽縣

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穆天子傳卷之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寃者內外寂謐以俟雲駕至二唱之後

先也忽天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遙趙官

庭間雲中有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復半食頃
王母至也縣授殿前有似鳥集或鷲龍虎或

察獅子或御白虎或騎白雲精或控白鶴

或乘科車羣仙數萬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
復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
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驚與皆身長一丈同執

絲毛之節金剛靈帶天策威住殿前王母

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

之桂古考切語也上服容眸流盼莫見切案視也作明神姿

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着黃錦祫

福上文下易無文采鮮光明儀淑穆帶靈霏

大綬腰分頭之劔頭上大華結上花戴太真

晨輿之冠覆玄璫鳳文之馬眎之可年卅許

脩短得中天姿蓋靄雲顏絕世眞靈人也下

車登牀帝拜跪問寒溫畢立如也因呼帝共

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設膳膳精非常豐珍

之肴芳華百果紫芝萎蕤草也紛若填牒音

田下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甘氣殊絕帝不

能名也又命侍女索桃須臾以鑿盛桃七枚

大如鴨子形色青以呈王母母以四枚與帝

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錄核

也母曰何謂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

千歲一生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

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過王母乃命侍女王子

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龢之

笙又命侍女石公子擊昆庭之鑼又命侍女

許飛瓊敲震靈之簧侍女阮靈華拊五靈之

石指也如鳴珠之類也

侍女范成君擊洞庭之磬侍

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激朗靈音。

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其詞曰

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沉靈與儻忽

遁下土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冶太真噓中

唱始知風塵苦願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

乘萬龍椿馳驕聘九野

二曲曰玄圃過北臺五城換差峩啓彼無涯

津汎此纖女河仰上升峰庭下遊月窟阿顧

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寤少

與多撫璇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

爲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真音辭無邪

歌畢帝乃下地叩頭自陳曰微武帝自受賞

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霸世累政事多

關兆民不和風雨失節第五穀無實德澤不建

冠蓋四海黔首勞斃戶口減半當非其主積

舉立山然少好道仰慕靈仙未能棄樞委榮

棲跡山林恩絕塵鉤罔知攸向且捨世尋真

鑽啓無師歲月見及恒塵奄忽不圖天顏頓

集今日下臣有幸得瞻上聖是臣宿命合得

度世願垂哀憐賜賜諸不悟得以奉承切已之

教王母曰女音汝後同能賤榮樂卑貌虛味道自

復佳耳然女清恣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

奢侈其性恣則裂身之車淫爲破年之斧殺

則簪對奢則心爛慾則神墮聚穢命斷以子

義在舍爾之身而宅滅形之殘盈尺之材改

以百仞之害欲此解脱三尸全身永久難可

得也膚似無翅之駕願鼓翼天池朝生之蟲

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韻保

神炁於禁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後於寂室

愛衆生而不危守茲道戒思手靈味務施惠

和練惜精氣棄却浮麗令百競速游女行若斯之事將豈無彷彿也如其不爾無為抱石而濟長津矣帝跪受聖戒請事斯語眷身之要既聞之矣然體非玉石而無主於恒炁非四時而常生於內政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循形神靡銷炁既隨宜則竟還不滯若使理合其分炁既切其適則形可不枯宅可不廢昔受道書具以施業之矣遂不獲真驗未為巨益使精神疲於往來津液勞於出入歲減其始月虧其昔形亦漸凋神亦廢落是微不得所奉於口訣開闔塞於明堂爾不審服御可以水久者吐納可以延年者乞賜長生之術暫悟於行尸之身若蒙聖誥於即日臣伏聽麗天之教矣王母曰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閒居登於藜霄之臺侍者天皇搏桑大帝君及九真諸王十方衆神仙官爰延弟子丹房之內說玄微之言因問我何爲而欲索長存矣吾因避席叩頭請問長生之術天王登見遺以要言辭深旨幽寶天人之方觀上帝之奇祕女今日願聞之乎帝跪

曰微小醜陋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肖之輩而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花之質希晦朔之期雖樂遠流莫知以濟塗路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仰之難取笑於世俗之夫豈圖今日遭遇光會一覩聖姿而精神飛揚恍惚

大夢如以涉世千年救護死歸之日乞願垂哀誥賜微元元王母曰將告女要言我曾聞

天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旅族金瑛夾草廣山黃木昌城玉藜

珠雲葉玉酒玄圃瓊腴鐘山白膠王屋青敷
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鷺之血東英朱采九節交結太微嘉禾瓊華腦寶流淵鯨眼赤河絳壁北汲太玄之酪中握二儀之脉雲瀆蘆火昆立神雀廣夜草草

流淵青狄真陵雷精女都平蓋左食神元右紫山大王速及鳳林鳴酢醉西瑤瓊酒中華
紫寧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王津全
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華蓬萊文醜渴河七榮
動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漱雪山之朱
宴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寶

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炎
洲飛生八石十莖威信九光西流石膽東滄
青錢高立餘糧精石瓊田太虛還丹盛次金
蘭長光綠草雲童飛千子得服之白日升天
此飛仙之所服地仙之所見也其下藥有松

柏之膏山薑沈精爲草澤鴻枸杞茯苓菖蒲
諸天漢巨草南宮火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
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
廉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班龍
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節九孔連

期上升青天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
門冬巨勝黃耆雲參赤版桃膠朱萸椒麻續
斷萎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
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長享無

羣鬼得爲地仙要且錄此有階漸攀遠勝也
是以天官遠妙靈藥別品靈無寄挺真仙有
城今不可謂呼吸六炁安在一身灌漑三宮
近出阿庭淺薄其術棄而不爲其大慧者也
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足以精不脫則永久
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不已又復不
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
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游乎十天飛
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內亦駐策衆靈
焉夫始欲脩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
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
○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
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惺
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滾滾化骨
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炁口
血三年易肺四年易_{冥音}五年易髓六年易
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易形
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仙人吐納六炁口
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挹吞從心
所適炁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

精矣此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說今敕
侍寢玉女李慶蓀書出以相付于善錄而循
焉於是王母言祖畢彌命靈官使駕龍嚴車
欲去帝叩頭請留殷勤王母迺止王母迺遣
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安
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
面劉徹好適適來視之微了了似可成進然
形慢神穢腦血溼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骨
無津液浮反外內冥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
挾亂亥白失時語之至道殆恐非仙才吾久
在人間實謂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
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肯暫來否若能屈
駕當停相須帝不知上元夫人何神人也又
見侍女下殿仍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
夫人又遣侍女答相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
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
仰憲光潤係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專於
劉徹處閨命之際登當顛倒先被大帝君勑
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
便東帝須臾留帝因問上元夫人由王母

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者也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來時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從官文武千餘人皆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可廿餘天姿清輝靈眸絕朗着赤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頸作三角髻餘髮散垂之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琳華之綾腰流黃揮精之劔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畔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廚之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問寒溫遷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倣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常人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振根顧無為之事良有志也王母曰所謂有心哉上元夫人謂帝曰女好道乎聞數招方士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而不獲者寔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鋒鏗良針固難愈矣暴則使炁

奔而神攻是故神擾而炁竭淫則使精漏而
魂疲是故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魂穢
是故本游而靈寢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
失仁而服亂賊則使心闢而口乾是故內戰
而外絕五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剝命之斧鉞
雖復被好於長生而不能造茲五難亦何爲
傷寒
損性而自勞乎然猶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
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移察下
慈務於怨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
務及身恒爲陰德救濟死厄亘久孜孜不泄
精液於是閉諸淫養爾神放諸奢縱至儉勤
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是腥鳴天鼓飲玉梨
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爾今阿母
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蠭蛇之窟宵虛之臺而
詣孤鳥之俎且阿母至戒妙唱玄發驗其欲
勗節度明脩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女
於玄都之墟迎女於昆闌之中位以仙官游
邁十方吾言之畢矣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
渴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

神今日受教此過天也。報載聖令以爲身範
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元元
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戒言言
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
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後水
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無忠志則心疑真
信嫌惑之徒勿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
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
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
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發我閭言警舍
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
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
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剖石象散一具
與之則微不得復停當全匈奴未彌邊陸有
事何必令其倉卒捨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
也但當問篤向之至必卒何如如其回改吾
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女用上元夫人至
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帝跪曰微書之金簡
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卷子小
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邪

不審其目可得瞻仰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
獄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施我求諸當過以
付之過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極重宣女藏
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先生經可以通神
勸志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
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
海之短長察丘嶽之高卑名立天柱安于地
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靈仙連
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柄太帝
平博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
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爻長元流生鳳
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
水則碧黑俱流波則振蕩羣精諸仙玉女聚
於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迺因山源之規
矩賜河嶽之盤曲陵回阜轉山高攏長周旋
委蛇形似畫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寶之號畫
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
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奉
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

父泄示凡夫必致禍考也上元夫人語帝曰
阿母今以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女八會
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
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今雖得其真
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太陰六丁通真遁虛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
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
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入
大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
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
十決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
書三五順行寅申己亥紫度羨光內視中方
凡闕此十二事者何以召山靈朝地神總攝
萬精驅策百鬼來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通
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微下土
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
今當賜與真形脩以度世夫人今告微應須
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
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得使已枯之木
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

陳願賜指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
扶廣山見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祕字云求道
益命千端萬緒皆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
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請命延年長生久視
驅策衆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六甲要事唯
守真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有心可
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焉帝固請
不已叩頭流血上元夫人曰吾無此文所以
相示十二事者欲今女廣尋博求以參真形
之用耳王母迺告上元夫人曰夫真形寶文
靈官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
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
邈必當須精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
今既賜微以真形夫人今當授以致靈之途
矣吾嘗憶昔日與夫人共登玄壘朔野及曜
真之山脈王子童王子立邇就吾請求太上
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
時亦有言見守助子童之言志矣吾旣難違
來意不獨執情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
造朱大丹陵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未久而

已七千歲矣夫人既已告微為目十二事畢
必當往而成之何緣令人主啓願請乞叩頭
流血布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
耳此是太虛華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
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微下才未
應用此爾王母色不平迺曰若天禁漏泄犯
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何緣夫人向
下才而說靈飛之篇目乎妄言則漏妄說則
泄說而不傳是謂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也
別勑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
真形文迺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
仙之信豈復應下授之於劉微也邪直以教
仙之心數請川嶽勤脩齋戒以求神仙之應
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師之耳
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但有
致靈真之事足以卻不信之狂夫耳吾童在
是矣然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
真仙浮空參差十方半勤而行之適足以不
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也聞道難非聞道
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明師能授人妙術不能使人必爲何足其隱之也夫人不嘗憇問爲長桑公子請吾求八光揮疾藥玉樹方乎上元夫人有慙色跪謝曰阿環昔初學道於廣都之丘建木丹誠術數未成之時倒景君無常先生此二人蓋太清玄和天之靈官也見授六甲左右靈飛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阿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得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女受傳女男受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阿環受書已來凡傳六十八女子賢大女郎抱蘭即阿環之弟子也阿環所授者因不可以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往授太微中元君五帝六甲靈飛遁虛天光左右策精等方凡十二事與阿環所受者同文一無異也青真男官也未開復有所授此子先是阿環學入大弟子今正勃取以授微也先所以告微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

科而行既勤而獲今知天真之珍貴非徒苟執銜泄天道矣本情如此阿環主臣願不辱焉阿母真形之妙靈人傳信天仙寶貴封之金臺佩入紫微廻經行而前衛門大虎却伏抱闢出過太清則振身瑤房左遨滄海長揖東蒙右接常陽下矇版桐沉彼八海則乘蚪從龍游此名山則衆真奉迎動有雲輪羽蓋靜可長存永安至術洪矣初不傳地官阿母今廻授於涅濁之戶賜於枯骨之身可謂太不宜矣况阿環有六甲下術唯驅策百靈致日月之華精藏匿形影化生萬物出入水火唾叱杳冥徹視反聽收束千精乘虎豹以驅馳采月華以長生隱淪八地回倒辰星久視之奇文字用之眇邈可以游景靈之宮紛紛先失自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致神之方十二事來以授徹也須臾侍女還

奉八色玉笈鳳文之蘊玄光明曜真華焯煥
云青真小童問訊弟子阿昌言向奉詣絳河
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過
門受教承阿母相邀請劉徹家不意天靈至
草廻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如何侍
女紀離容至云尊欲得金書祕宇六甲靈飛
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輒封一通付徹雖有
心求慕實非仙才詎宜以此術傳泄於行尸
乎阿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
哭於墓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
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奢擾黔首淫酷
自恣罪已彰於太上然已見於天氣讐言互
聞必不得度世也真尊見勃不敢違耳王母
笑曰言此子者誠多愆帝亦不必推也夫好
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
剋己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
除過一年微念道累年春亦勤積蜃禱名山
真靈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以相掩但自今
已去勤脩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
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鬼有破掘之訴

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於是上元夫人離

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天向帝

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

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

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

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

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

之齡達犯泄漏必沉於幽冥必慎其禍敢告

劉生爾師主是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

師真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

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真小童之

號其爲器也環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鑒

才爲真偶游于扶廣權此始運宮館玄圃治

仙職分子存師君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

傾墮上元夫人祝畢乃一手指所施用節

度示帝

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

第二篇有六丁通真道虛玉女之籙

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

第四篇有左乙混沌東蒙之文

第五篇有右庚素淑攝殺之律

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

第七篇有丙丁入火凡赤班文之符

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木月華之法

第九篇有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

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

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真曲素之訣長生

紫書三五頤行

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

凡十二事都畢因復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

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太陰有潛空之妙

應靈覆機之神秋含春挺千真之生動則寂

可傾赫哉太陽之招神策萬靈而驅馳六戊

乘而神燭天光因景以揚輝西鄉激電而砰

磕東桑空震以成雷蓋陽臺之日丙赫寶九

天之元威左乙混洞萬物始通陽微其升蒼

輝應龍輕雲揚景飈胎潛風神眇集於有宅

真感應而必鍾萬春迴始是爲東蒙右庚素

秋欽散聚炁攝萬神而我役白虎動以彭勃
少女起而通真延九天之躬視金精地靈來
爲身衛哉彼邪惡故稱攝殺之律壬癸六遁
沉淪無根藏蔽萬鋒移行丘山隱地匿影崩
流塞川八術六奇萬勝常全佩我六遁久視
火以衡散炎光上術妙乎異觀六辛入金飛
害銷磨致日精得陽光之珠求月兔獲黃水
之華能致八石之靈菌能引扶桑之丹霞酣
雲攀於丹庭騰碧川於玄河其用少矣有益
盡多佩此六辛必造我家六己石精金液流

光變化萬端千載孰當佩我六己易形游行
長生畢天無復始終元哉已書甚要難衡子
午卯酉大神四界方面峙鎮八稟十訣降靈

之來必由齋祭萬事取成於精慎千神求通

於此術知我名字天人可致丑辰未戌地真

之符游行五嶽當用紫書曲素訣辭可以凌

虛三五頤行與靈同車寅申巳亥可禳耗灾

紫度炎光內視反聽神辭通達六甲教攝地

司游天踐地與真不異夫此十二事者上帝
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秘慎之焉王母曰此皆
太寶羣文並三天太上所譏或三皇天真所
造校定或九天父母真人赤童所出此草書
符藏之於紫陵之臺隱以靈燈之房封以華
琳之函蘊以簡帛以北羅之素印以
太帝之宣諸名真寶靈下遊山川看林岫以
眇視察有心之學夫或告之以道德或傳之
以天符諸學道未成者受此書文聽四十年
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十年可頤授二人得道
者四百年授一人無其人八百年併授二人。
得仙者四千年授一人如無其人八千年可
頤授二人得真者四萬年授一人如無其人
八萬年頤授二人昇太上者四十萬年授一
人傳非其人是爲泄天道可授而不傳是爲
閉天寶不許限而妄授者是爲輕天老受而
不敬是爲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取死之刀
斧延禍之車乘也泄之者身死道路受上刑
而體裂閉則目盲耳聾於來生命凋枉而卒
沒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

終而墮惡道生棄疾於後世復有愈茲罪者
則宗斷而族滅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
愛爲道者當相親授共均榮辱營守真一珍
惜精液養氣全神歸必齊靈會如其
不爾天降爾禍此皆遁之科禁今故相誠不

可不慎然此法宜傳但當以年限齊之爾若
便有其人不必須限訖而授之也欲授五

歲真形者董仲舒似其人也欲行六甲靈飛
左右之符者可傳李少君此二人得道者也

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靈賓

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書精明俱
如向中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
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津激蒸滄澤玄精天
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僊

人傳信由茲通靈泄閉腐質歸長生徹其慎
於是帝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
言請粗舉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駛
調清音靈朗玄風四發廻歌步玄之曲辭曰

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爲陳乞以行原之。
於是帝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
言請粗舉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駛
調清音靈朗玄風四發廻歌步玄之曲辭曰
昔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達天闕
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

淥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蘭宮散琳闌
碧空啓瑞沙丹臺結空構暉暉生光華
飛鳳踶堯峰燭龍倚委蛇王胎來絳芷
九色紛相攀挹景練仙骸萬劫方童牙

中忽有一人來窺看仙官帝驚問何人王安
曰女不識此人邪是女侍郎東方朔是我鄰
家小兒也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此桃此子昔
爲太上使令到方丈助三天司令收錄仙家
溯到方丈但務山水游戲了不共營和氣擅
弄雷電激波揚風雨失時陰陽錯迕致今
蛟鯨陸行山崩境壞海水暴竭黃鳥宿淵妨
農芸田沉涵王酒失部御之和虧奉命之科
於是九源丈人廼言之於太上太上遂請斥
使在人間去太清之朝今處是渴之鄉近金

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比爲陳乞以行原之。
於是帝知朔非世俗之徒也時酒酣周宴
言請粗舉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駛
調清音靈朗玄風四發廻歌步玄之曲辭曰
昔涉玄真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達天闕
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

誰言壽有終
扶桑不為查

王母又命侍女田四飛答歌曰

晨登太霞宮
挹此八玉蘭
采藥掇琅玕
濯足匏瓜河

夕入玄元闕
織女立津盤

作角觴戲三百人
至元封四年又行幸雍祠

五時至元封五年行內守
至於盛唐祠虞舜

吐納挹景雲

春日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

于九疑登瀟山天柱山春三月還至泰山增

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

璫輪復朱丹

朝發汗漫府

暮宿匱陳垣

去去道不同
且各體所安

二儀設猶存

莫與世人說

行尸言此難

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說

行尸言此難

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日王母別去上

元夫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

真形圖靈先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

真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

微密必得道矣其似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

當可以示之帝曰諾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

車轎必得道矣其似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

而去臨發人馬龍虎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

真形圖靈先生經上元夫人授六甲靈飛招

真十二事王母及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

稱詫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乘虛之數

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延自撰爲一卷及所

授真形經書六甲靈飛之事帝延盛以黃金

見王母及上元夫人題信天下有神仙之事

亦有欲去世計數矣而淫色恣性殺伐不休

兆人怨於旁役死者怨於無棄其年作甘泉

宮通天臺長安藍麻館朝鮮王攻遼東都尉

延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八月甘泉宮內生芷

降必當度世強悍氣力不脩至誠延興起臺

四年起明光宮改號天漢元年正月行幸河

行幸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以太初

東祠后土至天漢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祠明堂至太始三年
五月行幸東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道戶錢
五千餘錠寡孤獨者人帛一匹太始四年三
月行幸泰山祠西王母求靈應征和四年春
行幸東萊臨大海清齋祀王母上元夫人求
應亦不得還行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
改號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秋
七月地震湧泉二年春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賜宗室二月帝疾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
崩入殯未央前殿三月葬茂陵山陵之夕帝
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過又有芳香
之氣異常陵畢於是墳堤間大霧門壞霧經
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二
物是帝所蓄用者忽出在世間人見其誌告
之有司有司詰辭買者乃商人也從闕外來
諸郡市見一人於北車巷賣此二物貢素三
十四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名
昨來洛市因見詰此二物事實如辭有司以
闕二物簿入官遺商人勿問帝未崩時先詔

以雜書四十餘卷常所讀玩者使隨身斂於
棺內至延康二年阿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
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所產之書盛以金箱
書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書月日武帝時侍
臣有典書郎并登見書及箱流涕曰此是孝
子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時斟以著棺中不知
何緣得出耳宣帝大愴然驚愕以書又付武
帝廟中其茂陵安完如故而書箱玉杖忽出
地外又物尚鮮盛無點污也見之者亦甚感
不能名之矣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
皆先死過太陰中練尸骸度地戶然後廻得
尸解去耳按武帝箱杖雜書先並隨身入柳
迺從無間忽然顯出貨杖於市書見山室自
非神變幽妙孰有如此者乎明武帝之死尚
未可知應運靈化又王莽篡位到地皇二年
莽使通祭漢家諸陵言符瑞之意使者到茂
陵闕地中大噫咤而長嘆者四使者悚怖以
聞莽曰武帝當恨吾祠祭之晚耳又特更
祭以太牢

所藏書目

老子經二卷

靈蹕經六卷

馬皇受真術四卷

太上紫文十三卷
太素中胎經六卷
六龍步玄文七卷